

服饰政治

明洪武元年的某一天,在都城南京,一群军人、游民,一时兴起,将靴子的高帮截短,并用金线装饰,足蹬短靴,穿着鲜艳华丽的服装聚在一起玩耍。突然,街上蹿出一帮公人,一把铁链将这些人锁住,带到石城兵马司。经过上报朝廷,这些人最后均落得一个被卸了脚的可悲下场。

从历史记载来看,朱元璋执政的几十年中,亲自对服饰制度进行了十几次定制、修订和增补。这种服饰制度,主要规定哪个等级的人可以或是不可以穿哪种颜色、质地和样式的服装,佩戴或是不能佩戴什么样的饰品。比如皇帝亲自规定,老百姓穿的长袍,离地面要有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宽一尺,袖口宽五寸等。不论穿衣服的人的个头大小肥瘦,都得用这种统一的尺寸;而监督管理的官吏们,要去丈量每个人的袖口宽窄长短是否合乎规定。违反朱皇帝的服饰制度是要受重处的。

老百姓穿衣打扮也由国家制度管着。古代中国一直有较为严格的服饰制度。但是,把朝野官民妇孺所有人的衣着纳入国家制度,对违反者给予断肢割鼻严厉处罚的,到朱元璋是登峰造极。朱皇帝也十分清楚,在服饰中加入和强化意识形态,也可以反过来强化他的绝对皇权。

朱元璋的服饰制度,继承和发展了利用服饰来规范上下贵贱等级的传统,但更有创新和发明,就是更加强化了对良贱的区分。对贱民的歧视和压迫。朱皇帝规定,开妓院的男子只能戴绿巾,妓女只能戴黑色的帽子,身穿黑色裤子,出门不许穿华丽的衣服。后来又禁止教坊司乐妓戴帽子穿裤子。朱皇帝还规定,作为贱民的丐户,包括优伶、舆夫、鼓吹、剃头、抬轿的人,“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在朱元璋看来,缠脚是上流社会妇女的特权,贱民缠脚,将会混淆社会中良贱的区别,僭越了身份,使等级秩序失去了外在的标志。

朱元璋也有大力提倡的东西。一位叫杨维禎的儒生,把一种头巾取名为“四方平定巾”,献给朱元璋。朱元璋大喜,传诏颁行天下,命令天下儒士、生员等读书人必须经常佩戴,“四方平定巾”就成为钦定的读书人专用头巾。因为皇帝喜欢这类好听的题目,人们还把一种瓜皮帽取名“六合统一帽”,把一种网巾称为“尽收鬃中发华”,这样的帽子和网巾,自然也是皇帝下诏全国必须顶戴的东西了。

朱元璋的服饰政治,在他的继承者们的身上有所松动。因为明朝是一个商品经济很发达的社会,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等手工业越来越发达,服饰时尚也在士绅和商人中兴起了。

服饰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显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通过服饰区别官民良贱的服饰政治就出现危机。这使儒家官员痛心疾首,纷纷向皇帝上书建言,要求“严服饰之制”。明代皇帝崇祯上台后,就听从一位叫梁天奇的官员的建议,下令北京的巡城逮捕那些穿金戴银的民家女子,以整顿风纪。崇祯当政时正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岁月,面对此种严重形势,皇帝却选择大肆抓捕穿着违制的女子,这如果不是表明皇帝热衷服装政治走火入魔,就是表明这个皇帝弱智透顶,不分轻重缓急。无怪乎他无法避免亡国上吊的悲剧命运了。(梁发蒂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皇帝也“造反”

按理说,皇帝应是一国最高统治者,拥有无上的权威。但在千年皇帝史中,却出现了一些因各种原因而“造反”的皇帝……

第一个“造反”的皇帝

历史上第一个造反的皇帝是秦始皇的孙子,秦二世胡亥的侄子,秦王子婴。

秦二世末年,秦相赵高见秦朝气数已尽,搞了一次政变,杀死了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赵高叫子婴斋戒几天,然后到太庙来领玉玺,再正式立为皇帝。子婴对两个儿子说:赵高这厮跟我玩的是引蛇出洞的把戏,想把我骗到太庙去杀掉啊,我们不如给他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于是,斋戒完了之后,子婴不去太庙。赵高见他不去,就自己来催。结果,被早准备好的子婴及其儿子杀死在斋宫里。

汉桓帝与太监歃血为盟

刘志是东汉桓帝的名字,当时秉持朝政的大将军梁冀见他年幼木讷,坚决要立他,好将他当做傀儡。于是,15岁的刘志当上了皇帝。

30岁的刘志不甘心如此任人摆布,于是招来5个自己信任的太监,和他们密谋一番。于是,互相歃血为盟。

在刘志的亲自指挥下,5个太监带领早已准备好的

1000余宫廷侍卫,忽然冲出皇宫,包围了梁冀的府第。梁冀夫妻反抗不及,双双自杀。

曹操重孙曹髦悲壮赴死

曹髦是魏文帝曹丕的孙子,魏明帝曹睿的侄儿。曹魏王朝自曹爽谋诛司马懿不成反而被其杀害之后,大权就落在司马氏一家手中,曹氏皇帝基本成了傀儡。公元254年,14岁的曹髦被立为皇帝。公元260年,司马昭逼曹髦下诏封自己为相国,加九锡。曹髦知道,司马昭的下一步就是要当皇帝了。曹髦决心拼死一搏。

于是,他招来几个自己信任的大臣,要他们和自己一起去讨伐司马昭。那些人听后,怕连累自己,连忙跑去报告了司马昭。

曹髦见状,怒不可遏,提着宝剑,聚集起自己的护卫和殿中宿卫,以及宫中的一些忠于他的侍童佣仆等大约二三百人,指挥着这群人向皇宫外面冲去。然而,未出宫门,司马昭手下的大批军队已经赶到。一场厮杀,曹髦就这样悲壮地死去了。

北魏帝相大会战

公元532年,一个叫元修的人,在丞相高欢的挑选下,当上了北魏的皇帝,史称孝武帝。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元修以伐南朝的名义,大集兵

马,准备讨伐高欢。可元修虽有雄心壮志,却没有多大才干,当高欢的军队打过来时,他手下的兵竟然毫无斗志,一哄而散。无奈之下,元修只得西奔长安,投靠另一军阀宇文泰去了。

最搞笑的“皇帝造反”

高欢再次打下洛阳后,又立11岁的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

高欢死后,他的儿子高澄当上了大丞相、大将军。有一次,孝静帝在郊外打猎,马稍稍骑得快了一点,监视的人马上就在后面叫道:“不要骑得那么快,大将军要生气的。”还有一次,孝静帝与高澄饮酒时,自称朕,高澄就怒骂道:“朕,朕,狗脚朕!”并令人狠狠打了他三拳。

孝静帝受不了这种侮辱,就和一批大臣商量,要想办法除掉高澄。

高澄的府邸离皇宫不远,他们计划着在皇宫中挖一条地道,一直挖到高澄的床下。挖好之后,派人钻进去杀掉高澄。

妙计想好,于是动手开挖。当挖到宫门口时,却被守门人听见了响声。这一来,秘密泄露,高澄马上带兵直闯皇宫,责骂皇帝,却没有杀他。只杀了几个为他出谋划策的人就了此事。可怜孝静帝造反不成,从此更成傀儡了。(佚名 来源:新周报)

汉代后宫秘道通往何方

秘道!

1981年冬天的一个上午,考古专家开始对未央宫前殿北部的区域进行考古钻探。突然,钻探铲上的土质变得紧密起来,这说明距离他们脚下数米,存在宫殿建筑的夯土台基。台基由一层层泥土夯制而成,所以十分坚实牢固。考古人经过数月的发掘,台基的轮廓显露出来。按照史书的记载,这里应该是一座皇后的宫殿,叫作椒房殿。

然而,令考古专家们困惑的是,伴随着椒房殿台基出土的,还有一条长达二十多米的通道状遗址。在一大片凸起的夯土台基中,这条窄长的地下通道显得十分怪异。

考古专家们在前朝后世的建筑遗址中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地下通道,这条通道究竟有着怎样的用途呢?

偷情?

野史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汉二年即公元前205年4月,彭城一战中,刘邦军队不敌项羽精锐强攻,被击溃西逃。彭城距离刘邦家乡沛县不远。刘邦曾想过家乡时将父亲刘太公、夫人吕雉和孩子一道带上西撤,事先还派了一个名叫审食其的舍人照顾家人,可刘邦还是迟了一步。项羽已先派了人马前来捉拿他的家属。吕雉举家奔逃,忙乱中不幸与两个孩子走散,又与刘太公、审食其误入楚军营中,被项羽拘禁长达两年零五个月。在这段狱中岁月,吕雉与这稍稍年长的舍人审食其朝夕相对,发生了越轨之事。《汉书》中就特别提到审食其“以舍人初起,侍吕后”。

吕后与审食其的私情让人不禁猜测,椒房殿的地下通

道莫非是吕后为他的情人审食其专门修建的秘密通道?不过,这样的猜测却让从事考古研究的专家们觉得十分荒谬。当时修未央宫,因为工程量很大,到了刘邦的晚年才基本修得紧密起来,这说明距离他们脚下数米,存在宫殿建筑的夯土台基。台基由一层层泥土夯制而成,所以十分坚实牢固。考古人经过数月的发掘,台基的轮廓显露出来。按照史书的记载,这里应该是一座皇后的宫殿,叫作椒房殿。

1997年11月和2001年5月,在汉宫嫔妃们居住的桂宫地下和太后之宫——长乐宫的地下,专家们又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和地下建筑。多少妙龄少女在皇宫中耗尽了青春与美貌,却一生难求皇帝一次临幸,这不免为偷情之说又增加了砝码。考古专家们却对此一直持怀疑的态度。

外戚……

在潜心对汉长安城的整体布局进行研究后,专家们发现,皇帝居住的未央宫与太后居住的长乐宫,面积相当,规模相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西汉,王权与后权的势均力敌,以及它们之间的对抗从未停止,两权此消彼长,互相制衡。

而神秘的地下通道为什么只存在于重要宫殿的下方?这些重要宫殿的主人全部都是女人?正在所有人都困惑不解的时候,多年来致力于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考古专家刘庆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西汉时代,外戚参与政治是比较普遍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有它的秘密性,尤其外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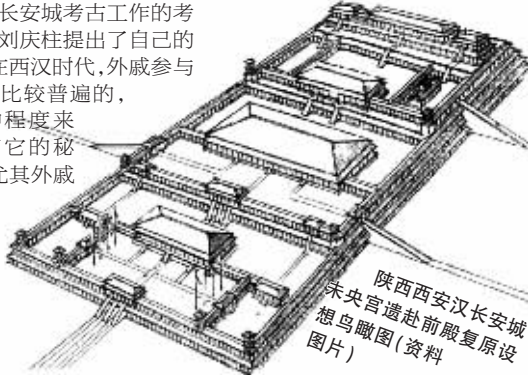
政治,更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皇后或者后妃的宫殿里头,出现了不少的地下通道,这些地下通道的设施主要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刘庆柱结合自己的推理,又参照迄今挖掘出的地下通道,进一步发现:假设从长乐宫太后议事的屋子里的秘道口,从地面往下走四到五格楼梯,然后走上近20米左右平直的甬道,再抬脚登上四五格楼梯,就能到太后的书房。这更加印证了通道中间的小房间很可能是外戚与其朋党的议事密室,而通道就是藏人、转移之用的。

刘庆柱的推测显然比较合理,不过,又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在修建之时,显然不可能骗过王权的耳目。也就是说,皇帝是知道这些地下通道存在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专家推测,原因是皇帝需要外戚和一股政治势力,进行政治平衡,这支政治力量很重要。

然而,西汉王朝的二元政治因外戚兴荣又因外戚垂败。最终的王莽篡权是西汉灭亡的直接导火线。而王莽则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戚,他的篡权正是皇后裙带政治的直接后果。(彭婷 来源:都市文化报)



古代男子并非能随意纳妾

作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娶妻纳妾其实是有规矩要守的,就连皇帝也不能例外。

《礼记·昏义》中有言:“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就是皇帝立后纳妃的标准和规矩。当然,对此充耳不闻的皇帝是不不少的。但三纲五常多少有些威慑力,皇帝老子都受约束,臣子们自然也逃不掉。

春秋时期,诸侯纳妾的数量也是有规定的,《春秋公羊传》称“诸侯一聘九女”,说的是诸侯只可娶九个人,想多纳一个妾可都不容易。在汉代,除非你有特殊的贡献,才可以娶到八个妾,“功成受封,得备八妾”;一般的官员

也就最多娶妻妾三个而已,汉代史学家蔡邕称“卿大夫一妻二妾”。如果是平民百姓,一个小老婆也是不准娶的,“庶人一夫一妇”,只能守着一个女人过日子。

元代,为了让普通男人也能娶上妻妾,一个叫谭澄的主管农业的官员上书忽必烈,请求允许普通男人纳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宜令民年四十无子听取妾,以为宗祀计。’朝廷从之。”从而元代的普通男人才有了纳妾的权利。

即使是在性观念相对开放的明代,庶人随意娶妾依然是不被允许的,对于私自纳妾者,赐以四十皮鞭。

(一凡 来源:老年日报)

兵马俑为何一律不戴头盔

秦始皇的兵马俑里大量的士兵头上戴着一种小圆帽,考古人员证实,这是一种麻布做的头巾。

军官模样的戴着牛皮做的板状帽子。更多的士兵则把长发盘在头上,挽成一个个发髻。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秦军一律不戴头盔。

2000多年前,秦国一位县法律秘书“喜”为人们探索这个谜提供了一条线索。“喜”曾经3次从军,他用竹筒记录了秦军攻打邢丘时发生在部队中的案件。两个秦兵在战场上为了争抢一个对手首级竟要自相残杀!秦统一中国前135年,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严苛法律。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

个。斩获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在秦军将士的眼中,敌人的头颅就是换取地位和财富的等价货币。

“喜”的竹筒上还有这样的记载:秦军在战前和战后,都要大量饮酒。酒使所有的士兵有一种奋勇杀敌、建功立业的冲动。似乎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不顾性命的行为,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妨碍了他们杀敌晋爵。这些陶土做的战士向后人传递的是秦人强烈的尚武精神。秦人有先进和强大的攻击武器,却不注重装甲,这是全军的规定还是士兵的自觉行为?或许是来自秦人好战本性的一种上下共识?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人们只能进行推测了。

(厉男 来源:老年日报)

古代官场“拜门”陋习

“拜门”是中国古代官场上的陋习,其实质是一种依仗权势而互相拉拢、利用的手段,以达到互惠互利的双赢目的。

拜门只是建立一种名义上的师生关系,门生并不计较被拜为老师的辈份、年龄、人品、学识,只要有权有势就行。

拜门经他人引荐后,呈上“门生帖子”,并交纳一笔丰厚的礼金,再行拜师礼。“门生帖子”要写明双方姓名,自愿建立师生关系等内容。拜门以后,门生就可以凭借老师的权势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步步高升。自愿为“门生”者想攀附权势人物,而“老师”也想广收门生以捞钱。有的官员为敛财,竟不惜屈尊“倒拜门”,即登门到所认门生的家中强行行拜师礼。

光绪年间,有个家居汉口的侍郎,当地一周姓富翁想让其子拜他为师,并准备银币百元为礼金。后来周某见侍郎居处俭朴,怀疑他是个骗子,犹豫不决。侍郎正为花销太大犯愁,所以想尽快收此门生,他让介绍人领着,亲登周宅,威逼周某让其儿子行拜师礼,侍郎则携钱而归。其实,收富家子弟为门生,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流行了。

晚清官场中还有“拜断”、“缴帖”的规矩。如果门生平步青云,官居老师之上,门生就要持帖子拜老师之门,名曰“拜断”,告知往日的老师,解除师生关系,老师则要把当初收的门生帖子交还门生,是为“缴帖”。

(王东峰 来源:文汇报)

“密奏”得失

中国的古代有一种较为独特的奏事方式,因为奏事是在大上和皇上之间秘密进行的,故而被称为“密奏”。

得宠:公元前九年,汉成帝因身体每况愈下而开始考虑皇位继承的问题。汉成帝无后,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只有他的二弟中山王和三弟的儿子定陶王。毋将隆向皇上递了建议立定陶王为太子的密奏章。不久,定陶王被汉成帝选定为太子,并在成帝死后继任了皇位,是为汉哀帝。毋将隆因密奏有功,职位自然得到了升迁。

丢命:公元前662年,晋襄公任命狐射姑为中军元帅,出国归来的太傅阳处父(晋文公的托孤大臣之一)归国得知后,向襄公密奏“射姑刚复自

用,不得民心,难当大任”,并推荐赵盾为中军元帅。一贯信赖阳处父的晋襄公准其所奏,改任赵盾为中军元帅。狐射姑从晋襄公那里得知了阳处父密奏的内容,便对阳处父怀恨在心。晋襄公死后,狐射姑找了个机会派人刺杀了阳处父。

不以为然:宋朝的宰相李沆奏事很勤。但他从来向皇帝上密奏。有一次,宋真宗就问李沆:“大臣们人人都有密奏,爱卿独无,这是为什么呢?”李沆回答:“我当宰相,公事就在朝廷公开奏对,还用密奏干什么呢?凡是密奏,不是诬陷别人,就是对上献媚,我一向厌恶这种做法,怎么能去效仿呢?”

(郭庆晨 来源:天津老年时报)